



和上帝决斗的老牛仔 上卷

海明威文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和上帝决斗的老牛仔

海明威文集

上 一 册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明威文集

HAIMINGWEIWENJI

王秀珍 译

责任编辑:赵岩

封面设计:耀天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0.32印张

916000字

吉林省劳动彩印厂印刷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5000册

定价:29.80元

编者的话

欧内斯特·密勒·海明威(1899—1961)的一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

他的作品寓绚烂于简朴,于平易处见功夫。独特的叙述语言和独特的艺术匠心,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代文豪地位。海明威于文学创作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本文集收入的《老人与海》、《永别了,武器》、《伊甸园》、《钟为谁鸣》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而《伊甸园》又是他生前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也是他的绝笔之作。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海明威作品的需求,我们将海明威的以上四部不同时期代表作收集在一起,以饷读者;相信定会赢得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收藏。

海明威永远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思索,他认为不重复别人,也无法让后人重复的写法才是创作。他深深地懂得,所谓创作就是独创;他不搞短期行为,默默地不断“自我破格提升”,找到了他的起点——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最后一次冲刺中,以哲理和象征使他的“硬汉子”得到升华《老人与海》,从而获得195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谁也不否认海明威的天才,但不可不说他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的作家似乎有点犹豫,从世界文学的高峰往下望去,他已经攀登得很高很高了,可最后似乎还有一段

十分艰难的路程。

他乏力了……

海明威的爱情生活灿烂多姿而又坎坷，他终生四次结婚、三次离婚，1961年7月2日早晨，海明威终于将一支用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令人费解的是：海明威的爷爷、父亲都是采取自杀的方式了结生命的。

但，造成海明威自杀身亡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一战、二战中相继受伤，加上疾病折磨，性无能症状愈来愈明显。海明威一生嗜酒、爱女人，追欢逐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试想，如果离开了性生活，没有了男欢女爱，海明威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状的。于是他选择了自杀，用双手给自己的生命注上了一个悲壮却不完善的符号。

而海明威这位开一代文风的艺术大师，却给我们在世界文学艺术画廊里留下了不配的经典巨作。

编者 1995年6月

目 录

老人与海	(1)
永别了,武器	(51)
伊甸园	(261)
钟为谁鸣	(419)

在墨西哥湾有一条向北流淌的大海流，人们叫它湾流。有一个孤独的老头儿，长年驾着小船在这里往返打鱼。最近，他在湾流来来往往已有八十四天了。可是一无所获。在头四十天的日子里，有一个孩子和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没有捉住一条鱼。孩子的爸爸妈妈对孩子说：“老头儿这段时间交不上好运了。”他们吩咐孩子搭另一条小船到海里打鱼。说来也怪，孩子登上另一条船的头一个星期，就捉到了三条好鱼。孩子看见老头儿，每天划着空空荡荡的小船归来，心里非常难过。他总是走到岸边帮他去拿卷起的钓丝、鱼钩、鱼叉，以及绕在桅杆上的帆。那是一面千窗百孔的帆，上面先后补上了一些面粉袋，收起来的时候，看上去真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

老头儿的后颈上凝聚了深深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两边脸上长着褐色的疙瘩，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晒成的肉瘤，疙瘩顺着脸的两边蔓延下来。因为总是用绳子拉大鱼的缘故，两只手上都长着凸凹不平皱痕很深的伤疤，但是没有一块疤是新的创伤，每一块疤都是年深月久的记载。

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示出他的老迈年高，只有那一双眼睛，跟海水一样的蓝，充满着愉快的、毫不沮丧的活力。

“桑提亚哥”，他俩从系船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孩子对他说：“我又可以和你一起下海啦。我家里已经攒了一些钱。”

原来是老头儿把孩子教会了捕鱼，所以孩子很爱他。他们之间可以说是忘年之交。

“不，”老头儿说，“你们那只船正交好运，还是跟他们一道去吧。”

“但是，你可记得，你是怎样连续八十七天一条鱼也没捉到，以后我们又是怎样连续三个星期每天都捉到大鱼的吗？”

“我记得，”老头儿说，“我知道你不是没有信心才离开我的。”

“爸爸叫我离开你，是因为我是个孩子，不能不听他的话。”

“我知道，”老头儿说，“这是合情合理的。”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的，”老头儿说，“可是我们信心百倍，你说是不是？”

“是的”，孩子说，我请您到海滨酒店喝杯啤酒，然后我们把打鱼的用具带回家去，好吗？”

“太好了。”老头儿说，“打鱼的人都是一家人啊。”

他俩坐在海滨酒店，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开玩笑，老头儿一点也不生气。在坐的人，包括那些年老的渔人，都用眼睛望着他，心里替他难过。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感情外露，只是轻轻的谈论着海流。讲述他们把钓丝送进海水的深处，讲起很久不变的好天气，讲述他们所见所闻的新鲜事。那一天，交了好运的渔夫们都回来了，剖开他们的马林鱼，把它们平放在两块木板上，每一块木板的一头由两个人扛着，一摇一晃地走到制鱼场里，在那儿等着冷藏卡车把它们运到哈瓦那的市场上去。捕到鲨鱼的人们把鲨鱼扛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腌制厂去，用带钩的滑车把鱼吊起来，开膛破肚，取肝，剖鳍，剥皮，肉切成一片一片准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随风飘来一股气味，可是今天随风飘来的是淡淡的气息，因为今天是刮南风，阳光照着海滨酒店，天气是十分可爱的。

“桑提亚哥”，孩子说。

“呃，”老头回答。他把酒杯拿在手中，正在努力回忆以前的往事。

“我去替你拿些明天用的沙丁鱼来，好不好？”

“不。你去玩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呢，何况还有罗吉利奥会替我撒网。”

“我还是想去。就是不能跟你一道打鱼，我也想替你做些别的事儿。”

“你已经为我买了一瓶啤酒，”老头儿说，“你现在是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次带我上船，那时我几岁？”

“五岁。那时我把一条生龙活虎的鱼拖上船的时候，那家伙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叭哒叭哒地直扑打，船上坐板也裂开了缝，还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到船头上放湿钓丝卷儿的地方，我觉得船在颤动，我又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好像是在砍一棵树，接着一股新鲜的血腥味儿扑进了我的全身。”

“你真的记得那回事儿吗？还是我告诉你的呢？”

“打我们头一趟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的。”

老头儿用那双日晒风吹的、坚定的、慈爱的眼睛望着他。

“你要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冒险了。”他说。可是，你是你爸爸妈妈的，眼下你搭的又是一只交了好运的船。”

“我去拿沙丁鱼好吗？我还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拿四条鱼食来呢。”

“今天我这儿还有剩下的。我把它放在盒子里用盐腌上了。”

“那么让我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头儿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现在又像微风初起的时候那样的明朗，清新了。

“两条，”孩子说。

“那么就两条吧，”老头儿答应了，“不是偷来的吧？”

“偷我也愿意”孩子说，“我可是买来的呢。”

“谢谢你”，老头说。他真够天真，在自己谦卑的时候一点不以为奇。但是，他知道他已变得谦卑，这不是耻辱，而且给真正的高傲也没有带来损失。

“照这样的海流，明天一定是一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到哪儿去？”孩子问。

“去得远远的。风向一转就顺着风回来。天亮以前我就要出发了。”

“我想叫他也去得远远的，”孩子说，“那么，你要是抓到了一条真正的大鱼，我们就可以来帮助你了。”

“他不高兴把船开得很远。”

“是的”，孩子说，“可是我会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像觅食的鸟儿，我看到了就会叫他去追海豚。”

“他的眼睛看不见吗？”

“他的眼睛几乎瞎啦。”

“这也就奇怪了”老头儿说，“捉海龟才伤眼睛的，可是他从来不捉海龟的。”

“你在摩斯基多海湾捉了好些年海龟，你的眼睛还是好好的。”

“我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啊。”

“可是，你现在的力气还能捉住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是可以的。何况还有许多诀窍呢！”

“我们把用具拿回家吧，”孩子说，“这样我才能拿了网去捉些沙丁鱼来。”

他们把用具从船上捡起。老头儿扛着桅杆，孩子抱着木头盒子，盒子里面装着盘在一起的、编得很硬的褐色的钩丝，还有鱼钩和带把子的鱼叉。盛鱼食的盒子连同一根棍子放在船梢下面，那根棍子是等到把大鱼拖近船旁边时用来把鱼打晕的。没有人会偷老头儿的用具，不过还是把船帆和沉重的钓丝带回家去妥当些，因为那些东西沾了露水就不好，同时，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用具，但是，他还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他俩沿路来到老头儿的茅棚，这就是他的家。从敞开的门走进来。老头儿把桅杆连同卷起的帆靠在墙上，孩子把盒子和其他船具放在桅杆旁边。桅杆差

不多有茅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茅棚是用大椰子树的坚硬的苞壳，叫作：海鸟粪的东西做成的。屋子里有一张床，一张饭桌，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带有硬质纤维的“海鸟粪”的叶子压平后交叠着砌成的褐色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圣心节图，还挂着一幅柯布蕾圣母图。这都是他老婆的遗物。过去墙上曾经悬挂一幅他老婆的彩色照片，他看了心中就勾起对过去的回忆，觉得有点凄凉。因此他把它取下，用一件干净衬衫包着放在屋角的架子上。

“你想吃什么？”孩子问。

“一盆鱼拌黄米饭，你也吃点吧。”

“不。我回家去吃。我替你生火好吗？”

“不。过一会儿我自己会生的。我已习惯吃冷饭了。”

“我去拿网好吗？”

“当然可以。”

事实上并没有网，也没有一盆鱼拌黄米饭。孩子知道，他们已经把网卖了。可是，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对侃几句。

“八十五是一个吉祥的数目，”老头儿说，“你想看见我捉到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鱼吗？”

“我拿网去捞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准备看一看垒球的消息。”

孩子不晓得，老头儿所说的昨天的报纸会不会又是一句谎话。可是老头儿毕竟从床底下取出一张报纸。

“帕利哥在酒店里给我的，”老头儿解释说。

“我捞到沙丁鱼就回来。我打算把你的鱼和我的鱼一起放在冰里保存起来。到明天早上我俩平分这些鱼，一人一半。我回来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啦。”

“美国佬队不会输。”

“但是我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相信美国佬队吧，孩子。想一想那个老狄马吉奥吧。”

“我害怕底特律老虎队，也害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别连辛那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害怕起来了。”

“你把报纸看一看，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觉得我们买一张尾数是85的彩票好吗？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

“没说的”，孩子说，“可是你那张尾数是87的彩票怎么样了呢？”

“倒霉的事儿不会碰到第二次的。你能弄来一张尾数是 85 的彩票?”

“我可以订一张。”

“一张就得花两块半钱。我们到哪去借这笔钱呢?”

“那倒不难。我想会借到两块半钱的。”

“我想,我也能借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头一遭就要借钱,下一遭讨饭。”

“别着凉啦,老大爷,”孩子说,“记住,现在是九月的天气了。”

“这个月正是大鱼游过来的季节。”老头儿说,“什么人都可以在五月里打鱼的。”

“我要捞沙丁鱼去喽!”孩子说。

孩子回来的时候,老头儿正在椅子上睡着。太阳已经西沉了。孩子从床上拿了一条旧军毯,搭在椅背上面,盖在老头儿的肩膀上。那两个肩膀真奇怪,人尽管老了,依然结结实实的,脖子也是这样,老头儿睡着了头搭拉到胸前时,是看不出皱纹的。他的衬衫也是补了再补,就像他的那面帆,补丁也被太阳晒得褪成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老头儿的头也同样的苍老了,眼睛一闭,脸就跟死人一样。报纸平放在他的膝头上,用一只胳膊压住,别让晚风把它吹去。他是光着脚的。

孩子又离开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老头儿仍然睡着。

“醒一醒,老大爷,”孩子喊了一声,把一只手放在老头儿的膝头上。

老头儿睁开眼睛,此刻,他仿佛是一个经过长途旅行归来的游客似的。他高兴的笑了。

“你给我带来什么啦?”他问。

“晚饭,”孩子说,“我们吃晚饭吧。”

“我肚子不大饿。”

“来,吃吧。你要想打鱼,就得吃饭。”

“我经常是不吃饭先去打鱼的,”老头儿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把报纸拿在手里叠好。然后又顺手把那条军毯叠好。

“把军毯围在身上吧,”孩子说,“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决不能让你不吃饭就去打鱼。”

“那么,请你保重身体,祝你长命百岁啦!”老头儿说,“我们吃什么?”

“扁豆拌饭,煎香蕉,还有一点儿炖菜。”

这些饭菜是孩子从海滨酒店拿来的。饭菜放在两层的饭盒里,他的衣袋里放着两套刀叉和汤匙,每一套都用一块餐巾纸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船老板。”

“我应该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孩子说，“你不必再谢了。”

“我以后要给他一块大鱼肚”。老头儿说，“他帮我们可不是头一次了。”

“大概是。”

“那么我要送他比鱼肚更好的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顶喜欢罐装的。”

“我晓得。不过这是瓶装的哈杜威牌酒，我还要把瓶子还给他哩。”

“你真好啊，”老头儿说，“我们现在就吃吗？”

“我已经问过你了，”孩子亲切的说，“你没准备好的时候，我是不愿打开饭盒的。”

“准备好了”老头儿说，“再等一会儿，我洗洗手和脸。”

到哪儿去洗呢？孩子想。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大约有两条街那么远呢。孩子想，我应该事先把水提来给他，还应该带一块香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来，我怎么这样粗心呢？我还应该替他再弄来一件衬衫和短外套过冬，此外，还要给他一双鞋，一条毯子。

“你的炖菜味道美极了。”老头儿说。

“把垒球赛的消息告诉我吧？”孩子问。

“在亚美利加竞赛组方面，不出我所料，美国老队赢了。”老头儿眉开眼笑地说。

“他们今天可输啦。”孩子告诉他。

“那没关系。老狄马吉奥又是生龙活虎的了。”

“他们那一队还有别的人呢。”

“当然。可是他的地位很重要。在另一个竞赛组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得尔菲亚队，我认为布鲁克林队一定会打赢。我还记得狄克·西斯勒和他在老垒球场打出漂亮的几个球。”

“那个球谁都干拜下风。打得那么远的球，我还是第一次见过呢！”

“你可记得他到海滨酒店来吗？我曾经想带他去打鱼，可是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我要你问他，你也不好意思。”

“我晓得。我俩都错了。要是问他，他也许会跟我们一起去。那样的话，也是我们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我很想带老狄马吉奥去打鱼”，老头儿说，“听说，从前他爸爸就是打鱼的。也许他跟我们一样穷，会理解我们的好意。”

“老西斯勒的爸爸一点也不穷，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在一只很大的全球竞赛组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年纪，正在开往非洲去的一条装横帆的船上当水手，我还看见过傍晚到海滩上来的狮子呢！”

“我知道。你对我讲过。”

“我们是讲一讲非洲呢？还是讲一讲全球？”

“我认为，还是讲一讲全球吧。”孩子说，“把老麦克格劳的事情对我讲一讲。”

“从前他也常常到海滨酒店来。他一喝酒就非常粗暴，说话又生硬又刺耳，性子真够执拗的。他的脑子里不是马就是全球。不管什么时候，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马的花名册。他经常在电话里说到马的名字。”

“他是个大经理，”孩子说，“我爸爸以为他是个顶大的经理。”

“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头儿说，“要是杜洛彻每年也不断地来这儿，你爸爸也会把他当作顶大的经理的。”

“真的，谁是顶大的经理呢？是鲁克？还是迈克、冈查列斯？”

“我想他们分不出高低。”

“不过，要说打鱼，顶好的除你莫属。”

“不。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怎么，”孩子说，“会打鱼的人很多。打鱼的好手也不少。可是顶好的只有你一个。”

“多谢你。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上钩的鱼不要大得让我们对付不了就行啦。”

“不会有这样的鱼，只要你身上的力气还能像你讲的那样大。”

“也许我的身体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壮”，老头儿说，“可是，我掌握好多诀窍，我还有信心。”

“你应该上床睡觉啦。这样，明天你会精力充沛。我也要把东西送回海滨酒店去了。”

“祝你晚安，明早我去叫醒你。”

“你真是我的闹钟啊，”孩子说。

“我的闹钟是年岁，”老头儿说，“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醒得早呢？为了要过一个长些的日子吗？”

“我不晓得。”孩子说，“我只晓得孩子们爱睡觉，总是睡不醒。”

“我会记得的。”老头儿说，“到时候我去喊醒你得啦。”

“我不乐意让他喊醒我，仿佛他比我强些似的。”

“我知道。”

“睡个好觉，老大爷”

孩子走了。

他俩吃饭的时候，没有点灯，孩子走了以后，老头儿脱掉裤子，摸黑上了床。他把裤子卷成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面，然后用军毯裹住身子，躺在铺着旧报纸和破旧弹簧床上。

一会儿，他睡着了。他梦见了孩童时代所见到的非洲。漫长的金黄色的海滩和白得刺眼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现在，他生活在海边，在梦中听到了海潮的怒吼。看见了本地的小船在海潮中自由穿梭。睡着的时候，他闻到甲板上柏油的味道。闻到了晨风送来的非洲的气息。

往常，一闻到地面吹来的风，他就醒了，穿上衣服，去叫醒孩子。可是，今晚上地面上的风吹来的很早，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因此继续进入梦乡，梦见了从海上崛起的白茫茫的岛顶，梦见了加那利群岛的各个港口和抛锚的地方。

他不再梦见风涛，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惊险的遭遇，不再梦见大鱼、搏斗、角力，也不再梦见他的老婆。他现在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如同小兽一样在幽暗的黄昏中嬉戏，他爱它们像爱那个孩子。可是，他从来没有梦见那个孩子。他从梦中醒来，他望一望敞着的门外那轮明月，把当枕头用的裤子打开、穿上，然后走到茅棚外面去小便，就顺着大路向孩子的住处走去把孩子叫醒。早晨的寒气使他冷得发抖。他知道打过抖身上就会暖和些，而且马上他就要把船划到海里去了。

孩子住的房门没有关，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地走了进去。孩子睡在前面一间屋子里的小帆布床上，老头儿借着从外面射来的暗淡的月光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他轻轻地拿起孩子的一只脚握在手里。孩子给弄醒了，转过脸望着他。老头儿会意的点点头，孩子便从床旁边的椅子上拿过他的裤子，坐在床边穿上。

老头儿走出了门，孩子紧跟其后，还是打瞌睡，老头儿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说了声“真抱歉”。

“怎么，”孩子说，“男子汉就应该这样。”

他俩向老头儿的茅棚走去，在这条路上，黑暗里有一些光脚的人们扛着他们的桅杆走着。

走进老头儿的茅棚，孩子把一卷卷的钓丝放进篮子里，拿着鱼叉和鱼钩，老头儿把桅杆连同收起的那面帆扛在肩上。

“你想喝咖啡吗？”孩子问。

“我们先把用具送到船上，然后再去喝咖啡”。

他俩在渔人早市上用炼乳罐头盒喝了咖啡。

“你睡得香吗，老大爷？”孩子问。他终于驱走了睡魔，头脑清醒了。

“睡的好极了，曼诺林，”老头儿说，“我觉得今天很有把握。”

“我也这样想，”孩子说，“现在我去给你拿沙丁鱼，还有我的，还有您的新鲜的鱼食。他们那这船上的东西他自己去拿，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东西。”

“我们和他不一样”老头说，“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扛东西了。”

“我晓得，”孩子说，“你再喝一杯咖啡吧，我一会就回来。我们和这儿有账的。”

他走了，光着脚踏着珊瑚石朝着放鱼食的冷藏室那儿走去。

老头儿慢慢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他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很久以来，吃饭倒成了让他厌烦的事情，他从来不随身带些吃的。他在船头上放了一瓶水，这就是他一整天需要的东西了。

一会儿，孩子用报纸包了沙丁鱼和两个鱼食回来了，他俩脚踩着沙石，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小船，把船解开，轻轻地滑到水里去。

“祝您交好运，老大爷。”

“祝你交好运，”老头儿说。他把桨上的绳结儿套在桨架上，然后弯下身去，把桨叶往水里一撑，在黑暗中开始划出港口。海滩上已经有一些船只驶出港去。这时月亮已经落了山，老头儿虽然看不见船，却听得见桨叶击水和划动的声音。

偶尔听到有人说话，但是除了荡桨的声音以外，大多数船都是静悄悄的。他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各奔前程了。每个人都驶向他认为是能捉住鱼的地方去。老头儿知道他是越划越远了。他已抛开陆地的气息，驶进了黎明时分海洋那清新的气息里。在海上划了一段路程，他看见从弯流的野草里发出的磷光，渔人们把这段地方称作大井。因为这儿有一个突然下陷的七百英尺的深渊，由于海流碰在海底的峭壁上造成漩涡，各种鱼都屯集在这儿，在这深不可测的水穴里，聚集了小虾、小鱼，有时候还会有成群的乌贼鱼，在夜里，这些小鱼游到靠近水面时，大鱼乘机游过来把它们吃掉。

老头儿在黑暗里可以感觉到早晨的到来，他一面摇桨一面听飞鱼出水时的颤声，听见它们在黑暗里凌空而去振动绷紧的双翅发出咝咝的声音。他非常

喜欢飞鱼，他们在海洋上是老朋友。他为鸟雀们忧伤，特别是那弱不经风的黑色的小海燕，它们不知疲倦的飞翔，永远的张望，然而多半是一无所获。他想，“除了鹰鹭和那些强大的鸟。鸟的命运比我们还苦，为什么海洋有时候会这样无情，而像海燕一类的鸟儿却又显得那么柔弱，那么纤细呢？海洋是仁慈的，又是十分美丽的。但是，有时她竟会显得残忍，来得又是那么突然。迫使那些大海飞翔的鸟儿，不得不一面点水觅食，一面发出微弱而凄惨的叫声，这种可怜的鸟啊！天生就是柔弱，不具有与海水抗衡的力量。”

他爱海，他总是采用西班牙人爱的字眼来形容海。爱海的人们有时也抱怨海，但是他们习惯把海当做女性称呼。一些年轻的渔人用浮标当做支撑钓丝的浮子，并且在卖了鲑鱼肝赚了很多钱后买来小汽艇，他们把海当做阳性称呼。他们把海当做一个竞争对象，或者当做一个待开发的地方，甚至当做一个要征服的敌人。但是老头总是把海当做一个女性，当做失宠或者不失宠的女人。要是她做了卤莽或者顽皮的事儿呢，那是因为她情不自禁。月亮迷住了他像迷住了一个女人一样。

这时，他不慌不忙的划着船，他为了保持一定的速度，不需要使多大的力气。除了海流偶然打个旋儿以外，海面风平浪静。他让海流替他做三分之一的工作，天快亮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来的地方远远超过了他自己预定的目的地。

我在深渊的海面上耗费了一星期的时光，却一无所获，”他想，今天我一定要找到鲑鱼和大青花鱼的鱼群在什么地方，也许会有一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

天还没有大亮，他已送出了鱼食，让船随着海流漂去。一个鱼食送下四十英尺的深处。第二个鱼食分别送到大海下面一百英尺和一百二十五英尺的海里去。第一个鱼食都是头朝下悬着的小鱼，鱼肚里包着一个鱼钩的把子，系得紧紧，缝得牢牢的，鱼钩的一切突出部分，钩儿、尖儿，都用新鲜的沙丁鱼遮住了，每个沙丁鱼都是穿过眼睛挂在钩子上的，大钩钩的突出的部分构成了半个花环的模样。不论钩钩的哪一部分，凡是大鱼能碰到的，都是香喷喷的挺有滋味的。

孩子给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也叫青花鱼，它们像坠子一样挂在两根送得很深的钓丝上。他在其他的钓丝上挂的是已经用过的一条大鲭鱼和一条黄色的小梭鱼；那两条鱼保存得很好，何况还有沙丁鱼为他们增添了香味，增加了对它们的诱惑力。每根钓丝象大铅笔那么粗，拴在一根暗绿色的竿子上，只要大鱼朝鱼食上一拉或者一碰，竿子就会浸在水中，每根钓丝有两个四十英尺

长的卷儿，必要时还可以接到别的卷上，一条大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尺长的钓丝。

现在老头儿注视着三根杆子都浸在船边的水里，他慢慢的划着，把钓丝送到适当的深处，一上一下的让它成一条直线。天亮了，太阳就要出来了。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头儿看见别的船低低的伏在水面上，船头都对岸，在海流中散开，向着海岸驶去。一会儿，太阳越来越明亮，耀眼的光芒射在水面上，太阳越升越红，平静的海面把太阳光反射到他的脸上，剧烈地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必须把眼光移向一旁，只管划桨。他朝水里面看，望着一直垂向暗黑的深水里的钓丝，他的钓丝垂得比什么人都直，这样，在黑的暗流里每一个深度，都会有一个恰到好处的鱼食，等待着游过来的鱼去吃。其他人呢，随意的让钓丝顺着海流漂去，有时钓丝只在十六英尺深处，可是这些渔人们误认为在一百英尺深处呢。

他想：我把钓丝放在十拿九稳的地方，就是不交好运，这谁知道呢？也许今天能交好运。今天又是一整天啊，交好运吧。我宁肯把一切都安排的分毫不差。等到机遇来临的时候，我有充分的准备。

又过了两个钟头，太阳升得更高了，向东方望去，不再觉得那么刺眼了。现在，他能望见的只有三只小船。看去显得又低又矮，远远地靠在海岸。

他想：初升的太阳把我的眼睛刺痛了一辈子。但是，我的眼力一直挺好，傍晚，我可以直瞪着太阳，眼前不会暗。傍晚太阳光的力量更强烈些。可是在早晨它却使人痛苦。

这时他望见一只老鹰伸展着黑翅膀在天上打着转飞翔。突然，它迅速地斜着翅膀降落下去，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准是捉到什么东西啦，”老头儿提高嗓子说。它不只是为了搜寻啊！

他缓缓地，朝着老鹰盘旋的地方划去。他稳稳当当地把他的钓丝扯得挺直。虽然他的动作比起见到老鹰前要快些，但是他尽力靠近水流，这样会不影响他钓鱼。

老鹰越飞越高，还打着转儿，可是翅膀一动也不动。突然它急速俯冲下去，老头看到一条飞鱼从水中一跃而起，从水面上拼命地飞过去。

“海豚，”老头儿大声说，“一条大海豚。”

他把桨放在桨架上，从船头下面取出一根细长的钓丝，钓丝上有一根粗铁丝和一个中等大小的钓钩，他把一条沙丁鱼挂在钓钩上然后从船边上放下去，系在船尾的一个螺丝圈上。他又把另一根钓丝放上鱼食，让它盘绕在船头的阴暗地方。然后划起船来，望着那只鹰在水面上低低地飞来飞去。